

三國志

魏志

卷十二之十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68)
函號	別 10 1



三國志 魏志

卷 十二之
十六

魏志卷十二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崔琰 孔融妻圭

詩俊

毛玠 徐弈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
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
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

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
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
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
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餐丘壠琰
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
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
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
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
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
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

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
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
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
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
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
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
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于卯不樂禮以
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

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態
黷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
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
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
經國之高畧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
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
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
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
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
蒙復誨諸太祖爲丞相琰後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

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
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
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
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
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違制命還家賜死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
授銓衡協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接朝廷
歸高天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
下稱平

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專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議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

魏畧曰人得琰書以畏憤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使往經營琰

初更曰三日期消息琰

不悟後數日吏故曰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

史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

遂自殺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時或作特

竊謂英特為是也

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魏畧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初林曰大丈夫為有選近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

魏志卷十二

四

高祖父尚年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孔子二十世孫也
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
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與
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
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命曰異
童予也夫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
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
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
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
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
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
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
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
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兪以俊秀為後進冠
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

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侯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
二十八入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
賢才顯儒士以彭參為方正邢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
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無不
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
為特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
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
瞻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其志且欲舉
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植根本不肯碌碌如
不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
皆輕劇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
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
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賦少稽一事實難可悉行但
到城下舉國皆亂朝融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李
夜覆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寇令上黃巾
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冰水之上寇亡黃巾

魏志卷十二

四

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
 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鄣四
 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嶺青州刺史治
 郡北臨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
 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
 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
 左承祖劉義遂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
 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遂棄去
 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焉
 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
 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
 以為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許融
 引公卿上書言其意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
 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大
 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
 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
 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怒外雖寬容而內
 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
 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嘗嘆曰
 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

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
 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
 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
 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
 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已賜周公太想其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弈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右曰爾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
 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尚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
 之議也乃令曰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
 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藍好作變異眩其誰詐不
 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中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
 毋與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謹而父

不肯寧贈活餘人融違天友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齒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
 辭之語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爲必俱死也
 孫盛之言誠所未嘗入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
 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
 執而曾無變容奕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
 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
 若茲而况於顛沛哉盛以此爲羨談無乃賊夫人之子
 與蓋由好奇情多南陽許攸魏畧曰攸字子遠少與袁
 而不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畧曰攸字子遠少與袁
 在與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
 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
 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與州攸有功焉太祖自恃勲
 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曰汝言是也然內
 嫌甲卿不得我不得與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
 不得出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
 有白者遂入此門也人妄主皆以恃舊不處見誅魏畧曰

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請太
 祖太祖以爲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
 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子伯時亦隨從子
 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爲樂也人有白者太
 祖歎息曰有腹誅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
 嘗歎息曰有腹誅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
 子伯乃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
 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用
 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
 迎曹公諸將皆疑許曹公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
 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天下擾攘
 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
 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
 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
 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
 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
 之一目也然張一曰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
 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而
 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而

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夫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

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

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荅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矣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

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

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垂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繫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

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

人伐邢師與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黷面允為幾人黷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荅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

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不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未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弈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弈改姓名徵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

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奔為丞相長史鎮撫西
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
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奔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奔曰夫以史魚之直孰

與遠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以下之奔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 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奔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問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奔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然微大嚴昔西門豹佩章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

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遺姦防謀者故

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祖階曰徐奕其人也太

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王文公為之側席

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

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

嘗不嗟歎思奕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

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

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

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僑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

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關定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

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避亂淮南後袁術至

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

圍斬陽斬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斬

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

濰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

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

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

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

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

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

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

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

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

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遺士也必時雋搜揚莫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

之患至苟有疵釁刑戮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德之戒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

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繼哉自非此族

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孛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繼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

知特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耻詩云唯此褊心

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出為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

鄆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

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

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

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

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

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

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咸

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平酒詣郡牟平賊從錢

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管衆

三千餘家魯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畧使

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

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

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

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

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

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

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

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

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

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

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

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

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

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

乎夔終不屈志儀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

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

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

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

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

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

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

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干寶晉紀曰曾

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請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醜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斐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導子綬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苟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

桑風化大行人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
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
顥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顥北土之彥少秉
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
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顥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
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
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
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于儀等並贊翼其
美太祖問顥顥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

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

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

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顥曾孫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

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爲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

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

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

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

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餘重

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巴吾信與弟翰以兵應
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禪將軍時紹眾
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畧不世出能拔英
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若天之
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泝水之敗信被虜
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姦
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
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
不能制祗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
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
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
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
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
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
遭亂起兵家本脩儒治身至儉而建安十七年太祖追
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

節邵薨魏書曰勛清白有辟勛丞相掾高節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

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
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
在黨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
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言久之
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
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
百姓臺榭苑囿且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
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
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

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湓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官正郎

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壘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

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合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

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旣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

勲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

法後勲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勲字子

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

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

中勲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勲自恃與

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收治

并免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

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

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

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

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

太守所在有績真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

行會丙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

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

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

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

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

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

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

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

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

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繫獄下太后遣黃

名在洛陽東北

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
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
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
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
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
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
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
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
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
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與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

芝表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
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
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闢屯田之官
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克實百姓殷足自黃
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
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
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
田益一畝之収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
桑耕燠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

除道理梁瑾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
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
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
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
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
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
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
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
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
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

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
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
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指考
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
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
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
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大康中爲冀州
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弈何夔邢顥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
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

魏志卷十三
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
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志卷十三終身豈當寡人處困圖際及囚至詰之背
王操景赫大將軍爽專對

魏志卷十三

晉陳壽撰

鍾繇 子毓 華歆 子肅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李明

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
誥深獨敬異寔少誥年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
府臨辭太守問誥可代君誥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
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誥
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專絕遠
公進執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冷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十三

傳

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
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諭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
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
身何所任也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
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
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
蒼梧太守定陵陳雅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
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高識難尚陳鍾至德可歸膺
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
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
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好妻
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
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觀嘗以膺之
言自能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
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
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憤身世
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
敷並以黨錮不在錄則迪之孫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
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

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錄而

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士記掾

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

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

留太祖使拒絕其意錄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

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

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錄言厚加荅報由是太祖復命

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盭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懼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畧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

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
 逆德矣今將軍無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
 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
 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
 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
 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
 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
 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
 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斬援降單于語在既
 遂等兵與孫會擊援等大敗之

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

孫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

邑郡據衛固中郎將范先等各詣孫求乞邑而詔已拜

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孫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

綏徑從河北詣許自歸孫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

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

實姦許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

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
 侮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
 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摠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
 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
 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
 悔醜聲流聞咎皆由臣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
 氣力口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
 司赫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
 拔擢顯從近密衛命督師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
 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
 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關廷
 嚮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
 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
 不在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
 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
 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
 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請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
 父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歿不在部官輒以文書付
 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
 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克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
 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
 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
 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

師師措茲度矩魏畧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

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

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

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

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

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官亮大魏以隆聖

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

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

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尸主事之臣

柎習苟盛地賜爾鸞旂黼黻珣玗尸臣拜首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
 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
 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
 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
 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
 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
 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
 人晉之垂棘魯之瓊璫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
 貴重都城有稱焉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
 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
 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伴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
 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遡焉以
 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
 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奭聞之
 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今舍弟子
 建因荀仲茂轉言鄙言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
 寶奭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
 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
 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錄書

曰昔秦近任并得虜决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各其符采
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
而紆意實以悅憚在昔和氏廉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
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耻

反策罷就第魏畧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
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

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
嫉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

權之嫉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文
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苟許亦已足矣

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

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

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

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
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婦來羹麀非凡

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
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

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
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

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襖襜傷左解以襖襜
中繇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

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

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

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

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

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

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

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

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
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
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
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
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
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
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
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茲
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
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
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
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
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
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
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
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
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
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

恐所滅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
 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錄所欲輕之死罪使
 減死之髡則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
 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
 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袁宏曰夫人心樂全
 之物驟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其有進取貪競
 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
 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
 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
 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
 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
 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百王之制所同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夫殺人者死

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
 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
 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
 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
 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
 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
 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
 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
 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
 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
 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
 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
 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
 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
 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
 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
 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遇
 五歲既釋錯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耻惡教為姦
 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

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于鄉黨乎而况朝
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
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
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
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
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卽盜之皆
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
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爲繇昔爲

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
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
叙并尉于張之德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
耳乃策諡曰成侯

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
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

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
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
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
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
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
擅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
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
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
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
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

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人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及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請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

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

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

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

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議蓋何足稱耳

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

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

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

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

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微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舍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

以定其先後也 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

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

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

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

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

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

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

田至南陽華嶠譜叙口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十人閑步出武關道遇一

夫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

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義以

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平與俱不忍卒與俱行此大夫中

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口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

出之而後別去襲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

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

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

檀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

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

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

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

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

向歆拜華嶠譜叙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狗彘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

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問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

何處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

魏志卷十三

傳

十一

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
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其人望風每策大會座上
其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難諱歆能劇飲至石
餘不亂髮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
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城丘遣虞翻說歆翻既
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
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割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
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聚盛
疆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日出城遣吏
齊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
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
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
夷皓韜覽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
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
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
人以爲賤耻方之於歆咎孰大焉

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
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
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
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
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
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
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
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
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 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
成受命之禮 華嶠譜叙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
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
父不憚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
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悅者何也

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歆素
 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
 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
 威刑必宗於主權
 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
 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李襲之
 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
 敬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
 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
 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
 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
 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
 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
 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傳子曰歆問今之君
 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
 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
 諸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

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

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
 奴婢五十八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

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藉墮廢當務存立

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一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

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

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

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

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
 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

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

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

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

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嘗為公

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歆
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
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
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
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
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
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
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
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
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
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
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
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勅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
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
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
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
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
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鑿蓋不敢不
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
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

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

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

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謂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

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兩錄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後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

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

子少傳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諫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

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二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

遇疾終于家表有二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造贈光祿大夫開府

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滄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與三子昆字敬倫清粹

有檢為尚書蒼字敬叔世語稱蒼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蒼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滄子駿字

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

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

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

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

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

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

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

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

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

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

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

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

朗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

卒不悟順捕得云降策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

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

不讓以邁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

吏又遣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畧盡獨與老母

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麗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

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思淺

駕性命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

就鞅蹴足入絳叱咤聽聲粟西是命雖流移窮困朝不

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

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

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懸

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

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欵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

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

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謔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

不屈策忿而不取害也留置曲河建安三年太祖表徵

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

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

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拜諫議大夫

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參司空軍事為郎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交陽

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

鬼志卷十三

傳

七

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

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畧曰太

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

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

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諸朗朗答

曰孫權前歲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

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

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治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鄙

郢既接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

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

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

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

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

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

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遇

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

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

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

饑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

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

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

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

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
 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拜空進
 封樂平鄉侯魏名臣奏載節節者奏曰詔問所宜捐金
 夫祭千有五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齊必百
 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王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
 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醲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於三
 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十餘
 人中廢則駢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馬
 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
 大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
 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
 既違爾栗愆謀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
 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
 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
 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曰一太宰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
 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

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勝所改奏在天
 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
 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集儒
 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
 林高禱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
 開証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辟饗射
 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
 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
 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銳之
 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
 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
 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
 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
 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設甲放
 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
 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
 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
 民忘其死今之謂矣根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矐威
 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
 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

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雲用之
民待夫魏授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
羣伐鷹摧枯未足以爲喻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
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
則設兵而後出帷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
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
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
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
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
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
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
主簿趙郡張登昔爲

本縣主簿直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偉帥吏兵七十
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偉殆見害登手格
一賊以全傷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在登身受考掠
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
擢敘至黃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
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
顯養膳近任當得此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
吏今以登爲太官令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
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
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
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
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

魏志卷之三十三 傳 七

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
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
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
賢更開失賢之路增至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
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
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從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
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
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
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躡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
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大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

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連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
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
設其傲狠殊無人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
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雖
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
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
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
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
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
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明帝
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郭省

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明主
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
頃奉使北行往及道路聞衆徃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
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
天下之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
彌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
戎之地名馘夫差
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
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
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
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

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
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
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
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閣
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
足用序內宮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
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
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
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
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

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見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

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今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蕭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蕭父明與許靖

書云蕭生於會稽

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

常侍四年六司馬曹真征蜀蕭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

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

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

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

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

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

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

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為順天知時通於權變

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

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

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

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

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

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

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

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

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其誓曰六

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

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歛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

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
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
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
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
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
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
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
恭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
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

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下壯擇留萬人使一春
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
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
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
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
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
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
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
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

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者
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
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數願
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
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
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
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
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
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
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
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
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
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
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
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
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
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
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愛

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苟
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
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
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後
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
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
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
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
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
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

勲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
魚生於淵而元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
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
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
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
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
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
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
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荆
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
 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
 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縑經者
 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
 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
 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
 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袁毅愧以駿馬知
 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致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
 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
 卽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 晉諸公贊曰恂兄
 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
 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

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
 康隆仕亦宦達爲後世所重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
 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
 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
 晉武帝同名故稱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
 集聖証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
 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
 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列何
 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
 帝中經簿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
 傳於世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采梠負販而常挾

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
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
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
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夫肅亮
主而
貧

魏志卷十三終

魏志卷十四

晉陳壽撰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
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
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

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

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

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昱又遣別騎絕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

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

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

反類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

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

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

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

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

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

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

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兖州雖殘

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

乃止

魏畧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

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並南面稱

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

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是愚不識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

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

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天子都許以

下竊為將軍耻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昱為尚書兖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

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

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

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

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十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

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奉那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

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處
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
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
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

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

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

將軍諡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

由是失朝望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

故位不至公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

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

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

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邢吉不問上不責非職

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

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

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

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

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

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

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

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
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
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
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
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
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
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
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
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
校尉督察京禁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少
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
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
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
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
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
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
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
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
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

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

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初北見袁紹謂

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

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

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

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

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

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

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傳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

疆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

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疆終為所禽嘉竊料

之紹有十敗公有一勝雖兵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

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之以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備公料

之疑才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

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

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

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

謂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

魏志卷之四

傳

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
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

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

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

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

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

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傳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

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案魏書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

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

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

遂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

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

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

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

魏志卷十四

傳

八

國

立

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從破袁紹紹死又從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傳子曰河

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覲覲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

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達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

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魏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察踰越險塞湯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惜良臣下自毒恨喪矣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下為存厚往勸來也

諡曰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初家誠 後太祖征荆

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滿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

諱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傳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

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者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徽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亦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相人令

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

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

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

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

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

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

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

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

皆平集事訖曰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

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

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

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

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

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

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

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

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歧望異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

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詔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師無糧欲車駕暫幸管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

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

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
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
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
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
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
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
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志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
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
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
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太

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處
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
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
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
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
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
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义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未盡
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
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

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遠威
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
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頽露天威在
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
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
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
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
幼功勳若彼猶受土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
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
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
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在伐檣風
冰凍且三十年艾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
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後
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

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

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
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瀟令
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
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
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
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
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
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勅救將徐晃
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
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

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
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
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
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
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
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
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
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
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

逆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
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
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
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
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
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
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
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
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
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

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

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浸欲滋其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毀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員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

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
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曹嗣胄歷位
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惠音德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

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
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
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
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邾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
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
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

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
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
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
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
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
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
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
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
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
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

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乘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疆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

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擘所度太祖還辟擘爲司空倉曹掾傳子
太祖
祖徵擘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會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擘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擘荅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擘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上無所復問擘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且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擘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太祖征張魯轉擘爲主簿

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擘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擘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途平擘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人威震天下勢留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

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

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問曰今尚可擊否日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

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

眾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

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

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

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

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黃初元年以

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

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

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

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

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

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

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

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

欲與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

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
 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
 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
 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
 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發迹
 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
 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
 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
 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
 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
 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
 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
 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
 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
 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
 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
 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
 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
 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
 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

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余見卿窮蹙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母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問為李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

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冊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

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滅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

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伉儷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

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譏帝
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
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
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
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
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
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
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
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
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
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
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
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
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
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
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
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
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
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
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

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日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

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

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驛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

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

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

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目故

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與折後事已耳然杳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

自許於毋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
言甚備悉天明毋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
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
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
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
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
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
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
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
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
來語毋曰已得
轉爲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

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

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

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

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纘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

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

袁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

於郊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
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
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虵龍也騏驎白虎仁於
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
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
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以俳諧然其義旨有
可求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
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

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
異臧孫咎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
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
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

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

言之失信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

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蘇布棄南面之尊仗劔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

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族為松蒼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郟陽祓祊祓音都活反祊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

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

期猶矐和璧於秦王之庭而秦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比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

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而後濟又自往援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危也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窳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

魏三志二四

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渴禦水賊凡用
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要動費力廣大
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
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
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
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
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
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
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
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往東門而其上地無崩解者是
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
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

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
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

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世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
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
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
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

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
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

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

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

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

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

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
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
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
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
復為請解以塞諧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
徐邈並有諧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
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
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

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
 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
 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
 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
 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揚豐子後為尚方吏帝
 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
 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
 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
 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
 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
 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
 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
 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
 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
 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又與
 任獻肇心內不平殿
 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
 故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
 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
 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
 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
 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驍曰
 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宣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
 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
 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
 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
 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

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大
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
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
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
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作猶有曹休
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
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
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
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
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
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
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
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
初事漢祖終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
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
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
日殫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
兒而重責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勿自免
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

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
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
孫劉于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故被託
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
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
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
言掩其大失然恐負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
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
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
光祿大天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
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
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
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
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
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

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章同之二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今嘉平二年放薨

諡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

辭可觀意思詳序音惠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帝世許為越騎校尉

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

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

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馬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終

魏志卷十四

傳

三

魏志卷十五

晉陳壽撰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

子充 楊沛

李孚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
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

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葦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

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知

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
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
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
門子弟耻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
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
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
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
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

遷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
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
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
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
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
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
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
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
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
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
興發于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
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
江漢弘土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
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塔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

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
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
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
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
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干時天下雖亂荆
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大傳司馬越
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潘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儻有字元異博學好古儻有

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口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九歲人有道其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

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

逃亡者孰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
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
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
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
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
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
日月伊周不足佐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亞松之
案朗此
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
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
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太
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
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
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
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
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
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
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
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

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
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
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
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
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
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
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
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
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常麤衣惡

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

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

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

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

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

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理無降異升秦之
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

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
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

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

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

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
微功未效而遭此疫厲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

之後其布衣幅巾歛明帝卽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

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晉諸公

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

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

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

為世好士谷字君初子豐字子晉驃騎將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在

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為西曹令

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

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

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

喻招納皆禮名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

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

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

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

王稽穎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

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

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

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

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

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

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

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

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

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

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郡縣自將治中以軍往就

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

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

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

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

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

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

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

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

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

重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

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

策畧封為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

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

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

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

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

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

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

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

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平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

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

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為

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

列侯

魏畧苛吏傳曰思與薛悌卻嘉俱從微起官位

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賜

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

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

怒無度下吏傲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

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

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

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擲去復

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

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

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梓其頭又亂杖

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

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

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

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

挿洲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微

便使五亡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

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

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

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

比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

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

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畧曰

家富為人容儀少少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

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何諸大

吏有乏者輒給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辟

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

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

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
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
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
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
崤澗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
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
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
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
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
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

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
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
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
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
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
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
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謀
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
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襄陽

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

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曹游殷察異之引既為見童為郡功

殷先歸救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若其器也

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

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謀不受殷

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

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

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

阪今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太守魏略曰楚為人

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太守各棄郡東下楚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大和中諸

葛亮出隴右召會吏民騷動天亦南安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

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

家守郡義在此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

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

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

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

若官救不到蜀攻曰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

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

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諭蜀帥言卿能

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

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

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

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

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

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

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

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

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樽

接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

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

賈來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重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秘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徉妓妾洽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

憂卿謀更遇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險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

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
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
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連擊大
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畧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
陰祿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畧曰韓遂在
湟中其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夫
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
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與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
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豈
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
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殺會羌胡猶
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
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
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
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
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之約

可為盡勸而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
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亦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
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
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畧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
彦少健名始為小將隨韓遂安初約與馬騰相
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擗超
頭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
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
教云譙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
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
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日附是以以前在鄯自
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
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
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
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
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本
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
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
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

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
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謙議自平安也雖然字獄
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
開行又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
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
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入東請太祖太祖表
拜列侯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

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

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

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

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

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畧曰儒字俊林夏侯

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

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倫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鄣塞以

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

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

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衆西羌恐率衆二萬

得聲故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

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

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

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昇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

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

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

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

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
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
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自求
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
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
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

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

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既能容民畜衆

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

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

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

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

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
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

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畧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
軍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為緝之

才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
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

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
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

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
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

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
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

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藹
往見之有所吝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

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
求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

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

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
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
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
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
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
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
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
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
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
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

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
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
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
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
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
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
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
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
遂吾甚慕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
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畧目
建字公

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祈山蒼
司馬宣王書使社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畧曰逵

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初為郡吏

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

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

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

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

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

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魏畧曰援捕

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

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

蓋上使六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

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

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初逵過皮氏曰爭

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

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

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

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

賊所俘徒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

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

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

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

之遠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墮不固遠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遠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遠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遠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遠吾何憂其後發兵遠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遠怒收之數以罪搃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遠以為丞相主簿魏畧曰太祖欲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遠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余

賈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遠等當送獄遠意者遠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遠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遠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執獄視遠既而教曰遠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遠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當自諫議之月常一過遠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遠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妻九人死遠猶行其意而瘵愈大太祖征劉備先遣遠至斜谷觀形遠本名衡後改為遠

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遠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遠典喪事魏畧曰時太子在鄴驛侯為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舞動

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

達先王璽殺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

璽殺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璩

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

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宮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

出門而郡官屬悉常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口詣治所何宜如是

決軍出征復爲丞相主

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

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

譙以達爲豫州刺史

魏畧曰達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

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

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

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

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

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

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

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

修軍旅內治民事過鄴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

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

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蒲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

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

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

魏畧曰休怨逵使

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

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預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滅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

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魏書曰逵時

年五十五

子克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

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

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老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

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畧曰

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

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闕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

者補之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

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

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畧列傳以逵及李孚揚市三人為一卷今列孚市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

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蕪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

國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
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
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
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
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
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榜使具脯
根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
到梁淇使從者碩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
憤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
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
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
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
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閑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
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
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
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
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
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刑得數千人皆
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
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

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
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
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
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屯
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
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
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坐叩頭謝太祖問其
白孚言今城中糧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漸降為
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
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
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
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
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萬
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為李一楊沛字孔渠馮翊人
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黠除為新鄭長興平未
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豎豆闕其有餘以補不
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
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皆進乾
糒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趨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

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
軍爭鬪免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
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
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
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願謂坐席曰沛君此可
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綸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其德
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
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
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
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
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
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
欲逃邪遂使人掉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
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
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
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
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
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鄴
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
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摠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
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
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
後也

魏志卷十五終

魏志卷十五終

傳

三

魏志卷十六

晉陳壽撰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十六

傳

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摠而用之無
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
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
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
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
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
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
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
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
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

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

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
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昔叛惟范東阿
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
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
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饒牛
輪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
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
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
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
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
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
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
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愚之祗宣受封稽留至今
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
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
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
嵩兄臧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

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
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
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
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
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

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

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

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

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

庸輩十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

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

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大

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後定下

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

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

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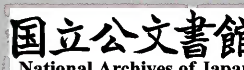
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

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

西及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

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

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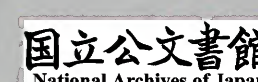


幽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
 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
 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
 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
 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
 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
 有郵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後演
 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
 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
 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
 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
 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
 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

谷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
 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
 討破之心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
 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
 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
 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
 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
 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
 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
 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

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
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
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
張欲正論以對待中傅巽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
郡古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
什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
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
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
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
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
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日之乃
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
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
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
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 文帝問

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
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
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枿
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
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
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
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
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
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
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
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
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

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

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

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志也舉孝廉

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

彧進之太祖

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

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

太祖以畿

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魏略曰畿少有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

曰願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

其開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與 太祖既定

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及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

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

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澠間南

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

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

或曰杜畿其人也

傳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遂拜

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

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

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
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
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
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
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畿
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
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
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
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
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傅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
爲後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
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

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
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
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
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
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
徐以貨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貨調發數十日乃定
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
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
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
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

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
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
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
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
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
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
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
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
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

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

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
士樂詳由

畿而升至今河東特
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

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
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
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
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

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
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

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稽
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

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

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

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

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

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至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

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

畿乃言之其日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章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

死於黑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

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傳子曰畿與太僕李

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數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

義與此不同義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蓋恢之別名也

新書曰恕少與馬翊李豐俱為父任德角相善及各處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懷豐
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
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
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
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
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
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晨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

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盭腕
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
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
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
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
州之民然而二方潛逞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而
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
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
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
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

四夷者惟充豫司糞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擊
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
糞州寵秩呂昭糞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
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
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
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
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
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
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

稱之明效歎往年牛死過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
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
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
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
糞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
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
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
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
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
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

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
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
其祿管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
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
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
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
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
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
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
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
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
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
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
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
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
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
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

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惠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

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

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

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

見轉為吏部郎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

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

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

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慤

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民而

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

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
權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
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
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
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
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
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
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
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
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

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
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
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
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
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
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
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
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
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
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

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
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
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
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
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
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
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
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
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
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

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
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
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
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
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
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
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
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功而
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
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裁之

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十一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

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

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逆者也進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貪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與康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終不能省息

訟錄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復謫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條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李行各持錄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為監人多為恕言者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

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若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可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息任一意直而

行之耳殺胡之專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怍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個儻任意而思不防慮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屬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幾

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
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
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那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稽式彼
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齊不盛終
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災陽況今德喪
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傲不義者必不相然讚
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
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
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
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
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
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
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
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
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

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
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
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
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
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陽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
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飲
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
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
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

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

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邊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鄠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材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

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晉陽

泰子袁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袁曰鄭公業爲不
六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
袁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元晉諸公贊曰
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謝皆爲卿
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
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
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
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
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
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

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狠縣不
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
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
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
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
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
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
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
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
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
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

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
 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漑瀆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
 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
 到教作耨犁又教行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
 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攀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
 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
 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
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

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

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瓘煥

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
 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
 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益數四二千石取解自
 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拜陌樹桑
 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
 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

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
 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
 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
 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
 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
 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
 奉而已於是吏民悉具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
 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
 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
 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
 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不
 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
 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
 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
 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嶺而疾困斐素心
 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
 作僕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
 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稱頌之
 也令孤邵字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
 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

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
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
謀豫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
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
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
師轉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
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
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
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個儻不脩德而願
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
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
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
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
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
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
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又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
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
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
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

字士信晉平東
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
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
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
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終

魏志卷十六

傳

三

